



「入木」何止三分

幼年有幸與黃永玉叔叔比鄰而居，那時他正值壯年。黑暗中畫明窗的年月，風大雨大，他每天叨個大煙斗在小院出進進，未見他動怒，未見他悲哀，外面連串煙火燒，沒有把他燒成炭，反把他燒成一團火，走到哪裏亮到哪裏，發出耀眼光芒，一直燃燒到96歲的今天。常說，創作者一生最好的作品出自精力最好的壯年，黃叔叔的創作之火卻是愈燒愈旺。

8月26日起，名為《入木》的《黃永玉版畫藝術展》在北京展出，「入木」這名真好。傳說王羲之筆法有力，在板上寫字，木工刻字時發現字跡透入木板三分深，故曰入木三分，後用來形容對文章事物見解深刻透徹。黃叔叔的畫，煙俗俚俗，內含深意，洋溢著人間煙火，又道盡世間不平、不公、不善、不仁，洞明透徹，聰明睿智，「入木」何止三分。

黃叔叔為畫展寫了一篇序文(見圖)：

這是我一輩子刻的木刻，大部分都在這裏了，可能400塊左右。零星的散失和文革被勒令上交的是少數。我年輕時用厚帆布做了個大背囊裝木刻版，木刻工具，喜愛的書籍，還有一塊被人當笑話講的十幾斤重的磨刀石，一聽到槍聲炮聲，背起背囊跟人便跑，千山萬水8年抗戰，這些木刻板子居然還能聚在我身邊，有如自己一半的歷史骸骨，不離不棄地過了96年。

我一輩子本事不大，受正式教育的機會不多，過日子倒是從來不敢苟且，不敢懶惰，怕都是刻

木刻養成的習慣，一刀一刀小心往下刻，深怕出現差池。在軍墾農場勞動3年，末尾那日子跟同事張佩義聊天，我說回北京不刻木了，他問：不刻木了，你吃什麼？孔夫子曰，吾生也賤，故多能鄙事，我想找碗飯吃大概不困難。一個人老了，要不倚老賣老便是信口開河，請原諒。

黃永玉 此次展出木刻作品400餘幅，有100多幅是早年作品，曾與黃叔叔一同流落到香港，是夫人梅溪阿姨多年來，如寶如珍的守護，是兒女們一點點一箱箱，從香港帶回北京，木刻畫作是黃叔叔一家人心血的珍藏，難得一見，觀者有福。

黃叔叔除了畫畫、木刻、雕塑，還寫文章，90多歲高齡仍然上午畫下午寫，他不用電腦全是手稿。他還寫劇本，他寫劇本的時候我還沒出生，如今每當倦怠時，就會想到黃叔叔，像他一樣「一刀一刀小心往下刻」，一字一字小心寫下去，不容有差池。



乳癌普查

乳癌在香港是女性癌症中的第一位，最新資料2017年香港發現乳癌新症4,373名，死亡人數721名，平均每15名香港人當中就有一位會患有乳癌。眾所周知癌症早發現治癒率愈高，所受的痛苦愈少。

香港人愈來愈接受定期的乳房檢查，特別是高危一族，例如有乳癌的家庭史，少生育，遲收經，接受女性荷爾蒙治療的人士更加應該定期檢查。

不過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疑慮：聽說有2D和3D的乳房X光造影，如何選擇呢？

2D是平面的X光造影一邊照兩張相兩邊四張相，3D就1mm照一張的斷層照片，一邊乳房要照幾十張，而使用的輻射量和時間差不多，對於亞洲人或者比較年輕的女士更加清楚，更容易發現一些微小的病變和乳腺組織結構有改變的影像。減少複照的機會，而痛楚稍為輕。但價錢較貴。

有些人想用超聲波來代替乳房X光，這樣既無痛又無輻射不是更好嗎？

乳房X光和超聲波是不能互相

代替的。它們看的東西不同。X光看的是很微細的鈣化點，組織扭曲變化，而超聲波看不到這些。但超聲波看到一些腫塊，能夠分辨是液體性水囊還是硬的腫塊以及其邊緣、結構、血流量。

X光乳房造影應該由什麼時候開始照呢？

在美國40歲以上建議每兩年照一次，但有些國家則建議50歲才照。因為太年輕乳腺組織比較細密而難以分辨裏面有沒有腫瘤，這個時候乳房超聲波和3D技術會更好。而且生育年齡的女士盡量減少接受X光檢查。

事實上新的X光乳房造影的輻射量並不是太高，等於坐飛機由香港來回一次倫敦的輻射量。

最近有些人的短訊群組裏在講照乳房X光的時候要戴一個保護罩，而使用的輻射量和時間差不多，其實不需要，為此美國放射學會發了一個通告說不需要，因為這個護罩會阻住照乳房，如果乳房的組織照得不好反而要照多兩次更加增加輻射劑量。在照的時候放鬆和X光技師合作的話照得相對舒服又省時，既減少痛楚，又減少在X光下暴露所需要的時間。



雜念多難專注

我的秘書覺得我很神奇。負責如此多的工作，每天行程完全是爆滿，究竟是如何去面對一切，保持專注和高效率？

秘訣真的很簡單。我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時候，完全是百分之百投入的，沒有絲毫其他的雜念，世界裏面根本沒有其他東西。這對於很多人來說是很難的，所以我覺得他們的思緒世界比我的難多了。為什麼？因為他們雜念多。而我很喜歡的一本書《設計快樂》(Happiness by Design)裏面有講到，思緒混亂的人，也就是不停需要轉換跑道思考和從事不同項目的人，需要損耗特別多的能量，因為僅僅是不停轉換已經消耗能源，等同塞車的時候，汽車是最耗油的一樣——不停地啟動和煞車是最耗能源的。

那麼為什麼我們這麼多人選擇如此呢？為什麼不好像我這樣選擇專一？原因很簡單——其實思緒雜亂的人是更容易出現這種情況，除非你刻意消除它們。也就是說，一個正常人，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在身邊而特別選擇專

一的話，就會被太多的思緒牽入。

這讓我想起荷里活一套電影《超人》裏面講到，他在成長的時候由於自己的超能力，被太多的外間感官影響，大腦無法過濾太多的資訊。最後他發現，必須自己主動去擋住外來訊息，只專注自己想專注的東西。

對，其實就是一切都要自己去主動選擇，而不要讓外間因素自動為了你去選擇。這是累的，因為每個人都懶。每個人都希望可以不需要想太多事情。但其實也很簡單，你只需要選擇幾個大的事項，剩下的，都不會是大問題，可以由它。

所以，很多學生問我他們對於事情的專注程度不足，好像無論是複習還是考試都效果不佳，問我有什麼建議？我的建議永遠都很簡單——你沒有足夠的專注。肯定不夠，專注怎麼來？專注只不過在於消除雜念而來。你都沒有別的東西想，而你的大腦除非是在睡覺，否則其實永遠在轉動，那你還怎麼能不專注？



朵朵白雲飛向故鄉

上世紀三十年代抗戰歌曲《白雲故鄉》跟1952年李厚襄作曲、張金前詞、張依雯及柔雲合唱的《故鄉》並不一樣；後者懷緬故鄉情懷，縱使年幼唱來亦感觸至深，首段歌詞永不忘懷：

朵朵白雲飛向我的故鄉
青山重重 樵歌嘹亮
看那東方鮮紅的朝霞
歌唱我的故鄉

《故鄉》，童年村校經常唱誦的歌曲；比我小幾歲的弟妹們會否唱過？不敢肯定。

長一輩的姑姑、堂姑、堂姐，幾位家姐都曾經在解放後南來、文化深厚的老師教導，家國情懷牢固的課文及歌曲植根幼雅心靈，每每南風吹過6、7月，抬頭滿眼藍天白雲，深藏記憶長河的旋律響起……朵朵白雲飛向我的故鄉……耳腔溜轉。

前時新書籌備期間，藉翻尋老照片往事流水行云湧現，數十年時裝長路嚴格說來始自未上幼稚園極幼之年，在家中偌大農務曬場(禾塘)持碎瓦片或大我3歲的三姐自學校取回老師棄用之粉筆末，將人面公仔畫個不樂乎；幾歲大領導幾歲大，三姐是我的小導師，一生一世

心靈摯友，縱使肉身離我們而去，早逝於四十年華。加拿大安省Kingston高中畢業前，計劃前往心儀歐陸念美術，從來書念得既好且具計劃的二姐循循善誘：中學畢業年歲尚輕，創意學科比較飄渺，不若進大學先念正統Academic學科，二十出頭大學畢業，心志更成熟才念下一個創意工業學位，豈不兩全其美？

幾年後念過經濟學，大學畢業離開加拿大到英國倫敦上設計學院；慶幸二姐理性引導，幾年設計念來更富系統，甚至告別多年學校教育，投身社會工作，仍深受二姐求學及處事慧點精神影響。

白雲蒼狗，陳年往事隨整理新書內容逐片逐片積聚眼前，感傷白雲故鄉早已巨變，滿山河的童年歲月一去不返，感恩有幸能將自己走過的時裝之路編輯成書，不讓往昔永遠失落。



半世紀前新界元朗，務農仍為大多數，清貧，然而環境優美，夏日藍天白雲美不勝收。 作者供圖



朱克伯格乃是特朗普的黑軍師

特朗普最近全面封殺中國的通訊和互聯網企業，展開科學技術戰爭，揚言要和中國脫鉤。原來，朱克伯格乃是特朗普的黑軍師，他分析了中國通訊業和互聯網科學技術已經深入到金融領域和消費領域，競爭能力非常強，創新概念很強，美國企業已經落後一大截，一定要想辦法將之扼殺。美國白宮限期中國企業必須出售海外版抖音(TikTok)，也是朱克伯格向白宮游說的結果，因為臉書(facebook)認為中國的抖音會搶走臉書在美國的生意。所以，朱克伯格大力鼓吹「中國的互聯網企業危害到美國企業的安全」。

去年10月，facebook行政總裁朱克伯格出席美國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聽證會時就Libra(天秤幣)事宜接受議員的問詢。他指出世界上有超過10億人沒有銀行賬戶，當中包括1,400多萬美國人。如果有一個合適的系統，相關人士便可以通過手機享受銀行服務，而臉書所發展的Libra加密貨幣能夠解決這個問題。朱克伯格認為中國的互聯網技術的高速發展已經威脅到他的加密貨幣計劃。

朱克伯格說：「直到目前，幾乎所有中國以外的互聯網，都是建基於美國——一個強力支持表達自由的平台，但西方價值觀念不擔保會勝利跑出來。10年前，幾乎所有主要的互聯網平台都是來自美國。今日全球前10個互聯網平台，有6個是中國的。」朱克伯格大力推銷「中國威脅論」，主張白宮要嚴厲制裁中國的高科技企業。

朱克伯格又表示，「美中正在展開競爭，中國跑在前面，中國正在開發網絡貨幣的項目，由官方和私人合作。他擔憂如果美國的腳步遲疑，美國的世界金融領導者地位，未來可能受到中國挑戰。」

在回答與微信、支付寶等支付網絡競爭的問題時，朱克伯格表示：「中國的金融基礎設施遠比美國先進很多，而facebook到了今天仍然沒有自己的支付平台。」

中美都正在發展區塊鏈技術。兩者的重點並不相同，中國的主要重點放在推動實體經濟，推動對外貿易和物流運輸管理，推動數碼合同和金融交易系統。美國的高科技企業醉心在加密貨幣，讓美國互聯網企業將可搖身一變成為了網絡銀行，股價急劇上升。美國互聯網企業與特朗普有一個巨大的分歧，特朗普認為加密貨幣是「空頭貨幣」，認為必須嚴格限制，要防止其擾亂金融。中國發展利用區塊鏈技術，推動了外部循環、內部經濟循環，兩個體系合在一起，保持了經濟強勁復甦，中國的加密貨幣也有利抵禦美國的經濟制裁，有利於在國際貿易中運用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擴大中國的貿易合作的朋友圈，減少使用美元作為貿易結算貨幣。

長期以來，臉書一直為美國所舉行的「顏色革命」服務。美國的野心家一直認為，如果掌握了一個國家金融系統，那麼就可以控制這個國家的經濟；如果掌握一個國家的糧食，就可以支配這個國家的安危；如果掌握了一個國家的網絡媒體和社交平台，要推動這個國家的政權更迭就容易反掌，所以一直以來，臉書、推特(Twitter)、谷歌的YouTube，都緊密和美國的中情局配合，控制社交平台，支持反對政府的所謂民主運動，最後過渡成為「顏色革命」，東歐的變天、阿拉伯之春、亞洲地區的動亂，都同美國的網絡媒體有關。正因為如此，各國對於美國媒體的入侵，都抱着警惕的態度。

今年5月份，朱克伯格游說歐盟的工業政策專員布雷頓一定要制裁中國。他說：「目前全球共有兩套截然不同的互聯網監管模

式，且是基於兩種不同的價值觀，而中國實行的監控模式不僅『十分危險』，未來還可能有其他國家會仿效，因此西方應該爭取讓中國的監管模式更加民主，並與西方模式接軌。」朱克伯格對於歐盟2018年對個人隱私法所進行的改革，表示讚賞。他認為西方未來科技公司與政府之間的合作是「不可避免的」。

今天對中國殺氣騰騰的朱克伯格，在2016年之前則喬裝打扮成為了一個親中國的企業家，他的目標是讓他的互聯網生意，進入科學比較落後的中國，搶佔壟斷地位。朱克伯格苦學中文，講普通話，並且努力建立在中國的關係，與習近平見面，美國大使說北京的空氣不好，朱克伯格在霧霾天氣下於天安門廣場跑步，證明他認為北京的空氣沒有問題。習近平2015年訪問美國，朱克伯格有辦法說服當時的美國總統奧巴馬安排他的座位在「主席席」，與習近平及其夫人彭麗媛同坐，《紐約郵報》報道，會前，朱克伯格曾大膽邀請習近平為其未出生的女兒改中文名，用上「榮譽(Honorary)」字眼，卻遭習近平一口拒絕，果斷說「No」。

朱克伯格事先在網絡上宣傳自己的家庭是中國人家庭，每逢春節，他們都在家裏包餃子，保持中國傳統。他宣傳自己的老婆是中國人，懷念故鄉。其實，這都是政治的偽裝，他的老婆普莉希拉·陳(英文：Priscilla Chan)，在美國出生，連一個中文名都沒有，上一代是越南移民，普莉希拉·陳哈佛大學畢業，是典型的美國人。

朱克伯格和特朗普都是生意人，也是億萬富翁，他們都善於變臉。他們的故事告訴我們，美國已經進入了對中國全面封殺的年代，他們的利益及他們所影射的政治集團，都認為中國已經經濟崛起，要保存美國的優勢，對中國一定要「無毒不丈夫」。



七夕雜談

數天前是農曆七月初七，是七夕節。我本來完全沒有想起這個節日，但不知怎的，今年竟然收到數位朋友發來七夕的祝福，也見到有人在社交媒體中憶述她們以前過七夕節的情景。

為何往年沒有人會特別因這個節日而祝賀朋友或有感而發，今年卻紛紛記起七夕節？是否因為疫情令本來忙碌的生活被迫暫停下來，心靈便有空間想起一些平時被忽略的美好傳統事物；抑或是有感凡間紛亂，不如寄情飄渺的仙界？

七夕節有很多別名。它的節慶在七月初七，所以又叫七夕和七巧節。信女在這天拜七姐，故又名七姐誕。七夕節對我來說意義不大，因為我出生在女子們都拜七姐的習俗之後，而我家亦沒有女性長輩拜七姐，亦沒有聽她們提及小時候拜七姐的情景。所以，這個節日在我心目中，差點有如寒食節般，是一個消失了傳統中國節日。只有其名字令小時候的我有些疑惑：七巧板跟七巧節有關嗎？七夕節跟七夕又有沒有關聯呢？七姐誕拜的是七名仙女，還是只拜玉帝的第七名女兒？

正因如此，今年忽然有多位朋友送來七夕的祝福，令我對七夕節有點好奇。原來這個節日起源於周朝，當時人們在七夕拜祭牽牛星和織女星。牽牛星在銀河東邊，織女星又稱天孫，在銀河西邊。兩個星宿隔著銀河遙遙相望，漢朝的《古詩十九首》的《迢迢牽牛星》便這樣寫着：「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織機弄杼，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開始將二星賦予了牛郎和織女的形象。之後，又有董永與七仙女的愛情故事，令到牛郎和織女成為中國有數的愛情故事的男女主人翁，亦使拜七姐變成民間千多年的流行習俗，是女子們冀求上蒼賜予俏郎君的節慶。

我看到一些描述上世紀中香港女子拜七姐情況的記載。信女們會在祭桌上放着香燭、七姐盆和七姐衣，亦有女性的日常用品，如胭脂水粉、爽身粉、紙扇、飾物、毛巾、牙膏、手帕、針線等。她們亦備有應節果品糕點，如七姐餅、楊桃、葡萄等。貢品中擺放着兩盆代表牛郎的禾秧，有些人會奉給牛郎牛郎和牛郎盆。信女點起香爐後，會跪地向上天禱告許願。許什麼願

呢？從她們的祭品中便可以知道她們希望有美貌、有巧手，也有如意郎君、美好姻緣。

我對七夕和牛郎織女的認識多是來自中國文學。小時候，母親教我唸《長恨歌》，「七月七日長生殿」就在腦海中留下印象。中學時，我最愛秦觀的《鵲橋仙》。與我鄰座的同學寫得一手好字，在宣紙上寫了《鵲橋仙》送給我。我們畢業後沒有聯絡，但她的墨寶我保存至今。多年前，我搬到郊外，一位愛好詩歌的學者在某次到訪。那晚天上閃著星星，他在花園舉頭望後，唸出杜牧的《秋夕》：「天階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其實那晚掛在天空的應該不是牽牛織女星吧？

藝術家眼中的事物總是與現實和科學不相符的。我收到的七夕祝福圖中，有些是牛郎織女相擁在圓月之下。即使真有牛郎織女每年在鵲橋上相會，但一定沒有可能是在月圓之夜，因為初七是不會有滿月的。送此圖給我的朋友卻批評我毫不浪漫。

忽然驚覺，我雙手笨拙，從來不巧，針黹女紅、編織圍裳、勞作美術，一概不懂，可能就是小時候沒有拜七姐所受到的懲罰。